

◇浮世逸草

杨恋

文人笔下的母亲



古往今来，文人笔下的母亲数不胜数，她们或善良、或朴实、或坚强、或慈爱。

胡适一生受母亲的影响最大，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胡适写到“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母亲对胡适管教严格，但从来不在人前打骂他，而且教训时也不许他哭出声来，母亲教训他并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胡适的母亲“气量大，性子好”，“最仁慈，最温和”，“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母亲让胡适养成了宽容、善待和体谅的品性。“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老舍的母亲是位“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的不识字的劳动妇女。勤俭诚实的母亲长年没有休息，“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在母亲七十大寿那天，老舍没能回家。母亲十分想念幼子，没有心情过寿，只喝了两口酒，很早便睡下。母亲过世一年后，老舍才知道。这些使老舍对老母亲心怀愧疚，自称“逆子”。老舍的母亲是万千母亲中的普通一位，但她却让老舍在性格、习惯和为人处世等方面都得到一种可贵的积淀。读老舍的《我的母亲》，语言质朴，情感浓烈，字里行间呈现了一位爱子无痕，润物无声的母亲形象。

史铁生的母亲，坚韧顽强，无私伟大。她对身患残疾的史铁生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爱。史铁生在《秋天的怀念》中，写出母亲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比他自己还敏感。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残疾儿子的尊严。因为爱之深切，母亲一心为子而忘了自己。在史铁生面前母亲始终是那么怯弱谦卑。

席慕容在《生日卡片》里，讲述了母亲把她十四岁那年亲手制作送给母亲的生日卡片珍藏在小提箱里，她那时才发现“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儿女们小小的关怀爱意足以让母亲欣慰开心，视若珍宝。

在《花朝节的纪念》中，宗璞把母亲比喻“春天、太阳”。母亲为全家人甚至亲朋们操碎了心。丈夫儿女们的日常生活全是母亲一个人料理。在宗璞的眼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母亲不但是慈母，疼爱护佑子女；还是贤妻，对父亲的关心无微不至。

狄更斯说：“所有杰出的非凡人物，都有出色的母亲。”其实，每位母亲都十分平凡，但每种母爱却都非常伟大。正如罗兰所说“做着一切幕后的功臣，付出着鲜为人知的牺牲。”而身为子女的我们，或许终其一生，也未曾有机会来体认与反省。其实，文人笔下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天下母亲的代表。回

◇流金岁月

张金刚

渐远的“石器时代”

无意之中，在老家翻找旧物时，发现了几枚锈迹斑斑的钢凿。遥想曾经炉火煅烧、击打淬火的锤炼，光亮尖锋、开石凿槽的威力，这几枚老态龙钟、无人垂爱的钢凿，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过气之感；经他们凿出的石器，也已然在岁月中蒙尘、落寞。

在农村游走，找寻、触摸那些历经时光风尘的石器，恍然感觉那个就地选石、凿石成器的“石器时代”已渐行渐远，但又依稀如在眼前。

叮叮当当的声响从山里传出，几经折返异常悠远。几枚钢凿插入石内，锤打不舍、石块开裂；精凿细磨、琢石成器。特别佩服那些藏在民间的石匠工人，用简单的工具、精湛的技艺、辛苦的劳作，让山野之石成为生活之器，服务着勤劳、智慧、淳朴的村里乡亲。

石碾，多安置在村街，全村公用。圆柱的石碾，与厚实的碾盘，由碾框连接，靠碾棍推转，碾压出必需的食材。玉米，碾成玉米糁，与南瓜、豆类煮成喷香的杂粮粥；黄米，碾成黄米面，与红枣一起蒸制美味的年糕；粗盐，碾成细盐，用于腌制经年食用的泡菜、腌肉；红薯干，碾成面粉，用于制作独具风味的饸饹……

石磨，两盘磨扇，靠磨轴咬合；钢凿凿过的纹理，自然形成磨蹭力量；旱磨，用于磨糁粒；水磨，用于磨面糊。印象深刻的是水磨。冬闲时节，家家摊煎饼、做豆腐，水磨便忙起来。浸泡过的玉米糁、黄豆糁，一勺勺填入磨眼；推动磨盘，片刻便有细嫩、乳白的面糊，由流泪状到包裹状缓缓流下；一桶桶面糊挑回家，煎饼、豆腐很快做成出锅。

推碾、推磨，是一场合家欢。男人是主力，专注推动；女人是辅力，腰压推棍，边推边用笤帚、勺子打理；孩子是动力，尾随大人，欢蹦乱跳，喊着加油，甚至扒着推棍荡秋千；有时作为家庭成员的驴子，也会被蒙了眼，围转出力。碾、磨忙时，还需排队，一家接一家，热闹非凡，大有掀翻碾、磨盘之势；碾、磨闲时，孩子们会趴在上面写作业、下象棋，或把石碾当马骑，驾着车欢呼。石碾、石磨，用坚硬碾磨出细腻，滋养着农家生活。

如今，每逢腊月忙年时节，我都会赶回村里，与年迈的母亲商量，放弃使用电磨，由我推碾、推磨，做一锅纯手工的豆腐。当年捣乱的我，已成主力；边推边看着母亲撩动白发，佝偻身体清理豆糁、面糊，不由感叹时光如梭，这石碾、石磨转出美味，也转走了母亲的青春。夜晚，我坐在碾盘上，沐着如水的月光，回忆起儿时与伙伴们追逐打闹的快乐，顿有物是人非之感，心中油生丝丝伤怀。

所谓靠山吃山。过去农家盖房，断离不开石头，必先进山凿打石料，再与土坯、砖木结合共建。我未亲眼目睹，但农村犹在的老房，却一直在默默讲述。地基，甚至少截房墙，用方石块砌成，再用水泥勾缝；台阶，用条石块垒成，道道凿痕已被脚步磨得光滑，隐约可见；院落，用石板铺就，或只铺一条人行路，杂草、青苔自然生长；院墙，用石块垒就，长短错落、大小契合，貌似粗糙却也牢固，瓜藤、花蔓爬于其上，刚柔和谐。在农家，石桌、石凳、磨刀石、压菜石、畜食槽、玩赏石，皆在山中、河边寻得，或凿琢而成，简朴、便利，用着顺手。

一次下乡，邂逅一深山老村，石碾、石磨、石桌凳、石板街、石头房依旧存在，俨然一座石头村。寥寥老人、孩子，悠闲地乘凉、玩闹；鸡鸣、狗吠、猪叫，更显村之幽静；树林掩映、石榴花开，更显村之诗意。在这原生态的村里游走，如置身世外桃源，追寻、聆听那个“石器时代”的回响，让人兴奋、迷醉。

山里人对山石的眷恋深植骨内。一位朋友，在城里安家，装修新房时，竟在客厅弄了一处玻璃地板，里面铺了一层从老家捡来的石块、石子。用他的话说：这些石头，散发着故乡的气息，承载着无尽的乡愁；我怀恋家乡那个崇尚简朴、自然的“石器时代”。听后，我心亦然，会意颔首。回



◇百味书斋

明斋

教育救国

流沙河先生在《故乡异人录》中，写有关于川军旅长杨秀春的一则故事，颇有意思，节略如下，云：

二十世纪初期，大小军阀分治四川，割据地区，以军代政，谓之防区制。流沙河故乡金堂县，由邓锡侯所属的混成旅旅长杨秀春管辖。杨秀春霸气十足，我行我素，县城公园本是幽静所在，他竟然陪着姨太太打网球，骑摩托，戏谑傲慢，如入无人之境，典型的军阀派头。混成旅的兵员相当于一个正规师，食者甚众，全靠征收防区内民众的公粮来养活，当年所征不能自给，便提前预征次年的公粮，寅吃卯粮，如此顺延，民国二十年竟然把民国四十年的粮食都提前预征了，天下丑闻，遂成笑话。当时流沙河家虽属士绅范畴，但家道式微，实在无力承担超额预征之公粮，从此兵丁轮催，登门叫骂，父逃母哭，日日惊恐，多少年后其母亲一说起杨秀春来，尚满腹怨恨，直接将他斥之为“凶人”。然而，就是在如此窘迫环境之中，杨秀春依然不忘职责所在，想到既然管辖一方，就要泽惠百代。于是，他断然没收庙产，多方筹措资金，先后创办了县立初级中学、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县立金渊小学；所创办的三所学校，校园宽敞，教室明亮，坚固耐用，遗惠至今；因建房所用青砖数量巨大，不惜顶着压力，冒着骂名，拆掉了号为金堂八景之一的临江宝塔；另外重金延聘教师，补助家庭贫寒学生，嘉奖品学优秀学生；有初中毕业考入省城高中者，全额支付学费杂费书本费膳食费，额度之大，超出想象，有学生颇能将其节省的钱两以侍养双亲者。

一军阀旅长，竟能重视教育若此，怪哉。细考其原因，一是该旅长本身并非一介赳赳武夫，而是教师出身，曾执教鞭于犍为县某盐商之私塾数年，后投笔从戎，叙功做到旅长职衔，心中自有教育情怀在焉。二是受民国以还时代风云所激荡，教育救国，最为深入人心。当时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外贼窥伺，虎视眈眈，国土沦陷，天崩地坼，惟有发展教育一途，可以启迪民智，振奋民情，薪火承传，救亡图存，延续华夏血脉，不至亡国灭种耳。以一川地偏僻闭塞之区区小县，尚有如此作为，可见民国时期之教育，自上而下，是真正的在做教育啊。回

◇如歌行板

王珉

桑葚的甜美回忆

小时候，家傍着学校的后山，山脚下灌木夹杂着一丛丛的桑树，到了初夏就会结满桑葚。桑葚熟得快，落得也快，通常从长出到成熟落地也不过一两周的时间。

2年级时，楼上搬来了一个小女生，和我同班。小女生扎着羊角辫，眼睛大得水灵，有些婴儿肥，又有点洋娃娃的味道。因为是插班生，没有相熟的同学，她妈妈把她交给我：“跟着哥哥玩。”那个年纪的男生，对女生通常有着本能的反感，因此我试着几次告诉她，我和伙伴们要变身奥特曼去打怪兽，让她等我，其实我悄悄回家看电视了。而她，总会乖乖地在原地等2个小时。最后，我被爸爸打了几次后，只好乖乖地带着她。因为之前的经历，她也变聪明了，一刻也不离开我，我爬山她跟着爬山，我去水塘捞蝌蚪，她也卷起裤管一起下去，就算去打架闹事，她也会乖乖的帮我在边上包扎，回家也不告状。

某次，我不小心从山坡滑下来，膝盖流了很多血，结果我没哭，她反倒哭了。

我只好从地上捡起桑葚，含进嘴里，让她看像血一样的满嘴紫红色，告诉她，那其实是桑葚沾到了。很快她就停止了哭泣，我们吃起桑葚，紫的吃完吃红的，红的吃完吃青的，即使余味是酸的，也仍开怀大笑。

记忆犹新，生日当天，她专程买了一个很精致的水晶球，眼角噙着泪水：“这是生日礼物……”说完，把球放到我的手里，转身就向楼上跑去。原来，送我的那一刻，她忽然觉得我只喜欢奥特曼，送别的礼物，我会不高兴。当我告诉她这个可以用来当做奥特之星M-78星云时，她又破涕为笑了。

后来的某个夏末，天阴沉沉，酝酿着一场大雨。她告诉我，明天要和妈妈去加拿大找爸爸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去她家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艘航母模型，爱不释手。她说，我可以把它送给你作纪念。我只是笑着说没关系，我可以来你家玩的。

再后来，我也搬了家，偶尔想联系她，却因隔着一个太平洋和多年的时光，笑着作罢。

不久前我又回到了旧家所在，那片桑树林已经被清空，盖了新房，好在边上还留有一丛，正是成熟季节，桑葚落了满地。现在想想，那种回忆，其实也如桑葚一般，熟得快，落得也快，让人来不及拾起，已然消逝。回

◇时尚物语

汪秀红

衣橱传说

常言道，女人衣橱里总是少一件衣服。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掌权时期，保管皇室服装的“衣橱”就占了伦敦一个街区的面积。现在伦敦名为“衣橱街”的地方，在400多年前是一栋装有皇家服饰的雄伟建筑，由礼服守卫看护着。而一份1599年的库存清单显示，女王的衣服占了其中1326件，光是为了妥善管理女王的暖手炉，就需要专门雇上一个员工。

参考女王的标准，就知道女人对衣服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在我身边有不少女同胞，属于爱上了一个款式，就要把同款的不同色系全部一网“买”尽的类型，我不敢设想她们的衣橱景观，应该是常年呈现爆炸现场的模样。

当然，据说伊丽莎白一世注重穿衣的缘由是要通过服饰来树立皇室的权威，在一张流传下来的油画上，她的服饰上绣有象征统治的眼睛和耳朵，代表着她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甚至建立了服饰的规范条例，从贵族的头衔和年收入来决定每一个阶层的穿衣标准。仪表威严的女王在位44年，成功地让四海臣服在她的石榴裙下。

去年，有本坊间流行的书叫做《断舍离》，大约是号召大家把不必要的东西舍弃，我虽然没有读过该书，但是看见众人阅读后的心得体会，竟然主要就是整理衣橱，也顿时觉得没有阅读的必要了。因为我曾大张旗鼓地整理过后，发现遗弃的衣服竟然都是事后可以拿起来再穿的，一本本书实在不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衣橱。

念书时，闺蜜中有个美貌的女友，她的衣橱是我至今看过最完美的案例典范，她把不同的色系排列妥当，打开衣橱，简直看见了一个色卡的排列。她的衣服实在多到挂不下，她便在一个又一个的透明大箱子里一一叠好她的衣服。当时，观赏完她的衣帽间，我们问她，如果你想穿这个箱子里最底层的那件衣服，怎么办？她说，很简单啊，拿出来，再一件一件收回去。我们齐齐摇头表示赞叹，同时觉得只有如此会整理衣橱的人，才值得拥有如此多的衣服。回